

C o m i n g H o m e t o C h i n a

回家记

〔美〕段义孚 著 志 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 o m i n g H o m e t o C h i n a

回家记

〔美〕段义孚 著 志 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家记/ (美)段义孚著;志丞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

书名原文: Coming Home to China

ISBN 978-7-5327-5945-3

I. ①回… II. ①段…②志…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1683 号

Coming Home to China

Yi-Fu Tuan

Copyright © 2007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1-507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责任编辑 张吉人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回家记

[美]段义孚 著

志丞 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mm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2

字 数 85,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945-3/I · 3530

定 价 28.00 元

前言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呢？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里。随着时间流逝，回答这个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了。以我如今74岁的年纪，长途旅行会是一项艰苦的任务。恐怕不久之后我就没有体力再去造访这个经济蓬勃发展、但在一些方面还处于第三世界水平的国家了。所以，要么就趁现在，即2005年，要么就去不成了。在2004年，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它来自于由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的建筑师们联合组成的社团。他们邀请我参加2005年6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建筑学领域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会议主办方会解决我的机票以及在豪华宾馆的5天食宿费用。这件事听起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使事情变得不

仅吸引人而且值得欢喜的是，我可以与我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中国同事兼朋友——朱阿兴一起同行。他因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经常要回到中国去。如果与他同行，或者能与他全家人同行，我就可以把很多棘手的事情托付给他来处理。事实上，他也多次要求和我同行，而且强调一点也不会麻烦，尽管我看不出事情怎么会有这么顺利。

我的兄长段岱孚和弟弟段三孚都曾经数次回到中国。他们似乎都有很美好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呢？一个原因是身体上的：我的胃经常不舒服，长途旅行未免会使症状加重。如果在一个不方便的时刻必须要冲进卫生间，或者是感觉胃里填满了脏东西又吐不出来，那就太令人尴尬和沮丧了。由于空气污染而引起咳嗽，这对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也是大问题。此外，恐怕还要应付城市里混乱的交通，以及忍受乡间旅游景点里那些又湿滑又没有扶手的台阶。

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心理上的。我一家人离开中国是在1941年，那年我才10岁。除了后来我们从菲律宾飞往英国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过一次以外，我就再也没回过生我的这片土地。后来无论是居住、学习还是任教，我的生活都是在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度过

的，这意味着在很长时间里我再也没有接触过我的母语。我的两个兄弟也是在幼年就离开了中国，可是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的夫人都是中国人，所以在家里他们说中文，或者中文夹杂着英文一起说。我一直单身，而且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先后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这两个华人社区很小的城市里。另一个不同在于我的两个兄弟都是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教职员虽是少数群体，但也颇具规模。而我从事的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全美国的大学里也没有几个人文主义学者来自亚洲。所以我一直都在说英文，甚至由于想偷懒，当着中国同事和学生时我也是说英文。

作为物理学家，我的两个兄弟只要把数学语言弄通就可以跻身于该领域的高层，可是连他们都能够运用中文而我却不能，这一直让我感到莫大的讽刺。我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家的本领就是运用语言、自如地运用语言；可是我越发觉得自己欠缺对一门语言的掌握，而这门语言对我来说理应比其他语言都更为重要。一旦我用英文来演说，那么我会有什么感受，我的中国听众们会有什么感受？

我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真正的归属地产生了疑

惑。其他人对我的身份也有这样的疑惑，因为经常有人问起，我觉得哪里才是真正的家乡。我总会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总的来说，是地球。”“不过到底是地球上的哪里呢？”这个紧接着的问题意味着，肯定有那么一个地方让我最舒服、最向往，能形成最深刻的归属感。有些特定的景观的确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比如说一种超脱了美学的景观——沙漠。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与沙漠很亲近，甚至可以把它看做家园。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家园还需要一些人性的温暖，那么对我来说，家园就是我能自由、放松地运用其语言的那个地方。我需要每个字和词都要表现力强、用法精妙，才能够弥补各个孤立的自我之间存在的鸿沟，从而开创一个真正的社区和一个真正的家园——我在这方面的需求或许要超过绝大多数人。我希望在中国的晚宴中，我所能表达的不仅限于“请把酱递给我”或者“嗯，我旅途很愉快”。

当然，我知道，仅仅通过这样平常的交换行为，也能形成联系紧密的社区。和他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系，不一定要用别出心裁的方式，也不一定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度世事、剖析自己。毕竟在所有人类交流中最亲密的方式，即在母婴之间和在性爱中的男女之间的语言交流，都是通过“牙牙学语”似的声音完成的。当肢体语

言的自然表现力可以掌控全局的时候，语言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可是对我来说，出于生理和情境的原因，身体的这种特殊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表现力是不可能用得上的。我所能驾驭的表达方式，至少是有潜力驾驭的表达方式，既不是手势也不是站姿，而是词汇和句子。我的忧虑在于，我将会去一个国家——不是随便一个国家，而是我出生并学会了作为人类的基本技能的国家，但是我却缺乏与当地人交流的语言工具。

我在1983年从明尼阿波利斯移居到麦迪逊。我在这里已经住了22年，这是我定居时间最久的一个地方。我的日常生活很舒适，只有一件事让我苦恼，那就是作为老人，今后身体上的一切变化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可能会摔倒在冰面上导致脊椎脱位，可能会渐渐丧失视力和听力，可能会需要心脏手术或者化疗。我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享受现在的快乐，还是该冒着加速身体衰退的风险，做一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能给我带来一次更加值得回味的经历并让我焕发生命第二春的事情呢？

我选择了让生命焕发青春的可能性。在2005年1月，我重新领取了美国护照；3月，我获得了签证；4月，我订了机票。出行的计划就这样启动了。我打算和朱阿兴一起从麦迪逊出发，在5月28日抵达北京，在6

月15日独自从上海返回美国。似乎是为了表示我有多么焦虑和急迫，在出发前大约一周，我敢肯定我的嗓子发炎了。按照过去的经验，这预示着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肯定要得重感冒并且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接连好几天，我都无法安心期待中国之行，只能可怜巴巴地检查自己嗓子的情况。

我对这次旅程——这次深入自我和文化的旅程——的描述，采用了一个不常见的结构和风格。首先，它并不是一本日记，但它的基础是我在踏上旅程两三天后开始在一个本子上记录下来的东西。这意味着它基本上是以过去式写成的，每当切换成现在式的时候，就表明我是在描述一种当时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的思想状态。其次，日志或是日记主要会记录一个人的所做、所见和所感，几乎不会记录下对话和复杂的心境。我并没有如此做。下文中我写的东西会记录下我到过的各个地方，并对它们进行简要介绍以飨读者，就像一本旅行见闻录一样。不过与旅行见闻不同的是，它还包括我的演讲稿，以及饭桌前的一些谈话。我把它们包括进来是因为它们也是旅行中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它们体现了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我如何去努力和人们交流。它们为我的整个中国之行增色不少。

目录

前言 1

长途飞行 1

北京：第一印象 4

在附近散步·味觉刺激 8

颐和园之行 16

对建筑学家们的演讲：一篇力作？ 21

忙碌的一天·令人满意的结果 44

另一家宾馆·校园游 49

中英文并用的演讲 54

我的学生导游 73

在北京的讲座和旅行 84

再见，北京！你好，重庆！ 103

游览“正宗”的重庆 112

重访童年时代：南开中学 118

长江上的第一天 135

长江上的第二天 140

经停宜昌 147

上海：旧记忆与新体验 151

最后一天：吃坏肚子·聊天 159

到飞机场·回家 164

思考 168

致谢 196

译后记 198

长途飞行

早上7点15分，鲍勃·萨克前来接我出发。他能来接我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从来不希望出租车会准时到来。那天早晨晴朗而凉爽，这意味着我不必担心恶劣天气会推迟甚至于取消我的航班。鲍勃并没有把我放在机场门口就离开，而是走进去为我送行。朱阿兴已经到了。看见他让我精神为之一振。他可是国际旅行的行家里手。他住在麦迪逊，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但同时也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担任一个研究职位。我平时只在家和办公室之间穿梭，距离也就是半英里；而朱阿兴要在麦迪逊和北京之间往返，距离有5000英里之遥。这就是所谓经多见广！

年 龄 差 异

我们的飞机准时从戴恩县机场起飞。我和朱阿兴的机票座位不相邻，但一位好心的先生愿意交换座位，这样我们才坐在了一起。很明显，那位先生，还有这次长途飞行中我们遇到的其他人，包括乘务员，都认为我和朱阿兴有亲属关系，估计是一对父子。我认识朱阿兴已经8年了，我已经习惯于把他看作同事和朋友，看作地理信息系统（GIS）领域里的一颗明星，但从没有把他当做“孩子”。不管怎样，在从明尼阿波利斯到东京的这11个小时飞行时间里，他都像一个晚辈一样热心。他教我怎样按动电钮使得座椅靠背能转到一个舒服的位置，还告诉我如果想打发时间，怎样支起我座椅扶手边的小屏幕，又怎样才能从中选择合适的影片。由于我的手比较笨，因此屏幕似乎不那么听使唤。接下来的几小时我都沉浸在讲述高科技的节目中，以至于当乘务员宣布开饭的时候，我简直觉得她们会端上来一大盘各式各样的营养药片了。

一顿真正的饭

我很高兴地看到，商务舱里面的饭菜还算是追求饮食艺术的。乘务员递给我一条热毛巾，接着让一张小桌灵巧地从我的座椅扶手边升起，又在小桌上铺好桌布。目睹了这一切，我就知道我会吃到一顿不错的饭。我可以在西式菜和日式菜之间选择一种，我选择了日式。从外观上看，我面前摆放的精美的饭菜算得上是日本艺术；从味道上讲，它也如龙肝凤髓一般——至少对我这个习惯了经济舱里的椒盐卷饼、现在又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是这样。

区位就是王道

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干净卫生、设备齐全、最重要的是没人在用的卫生间，似乎可以算是最受欢迎的地方了。我在飞机上的座位离卫生间不远，而且不必扭头就能看到是不是有人在用，这让我很高兴。有人事先知会过我，尽管中国拥有日新月异的财富和活力，但是在卫生条件方面还亟待改进：厕所，即使是高档餐厅里的厕所，也不是让人愿意一边方便一边看杂志的地方，揣着一卷卫生纸去那里也许还需要点勇气。

北京：第一印象

被驱逐出童年

我们的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以便在晚上9点25分准时降落。当飞机俯冲至距地面几百英尺的时候，我向窗外望去，只看到一片黑暗的夜和零星的低矮房屋。这的确是我想要寻找的中国，因为它就是我曾经抛在身后的那个中国。在恹恹欲睡中，我又回忆起了很久以前，重庆郊外深夜里那粪肥的气味和鸣蛙的聒噪。飞机似乎落地了，这突如其来的颠簸把我从冥想中惊醒。乘客们都挣扎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椅子几乎就像妈妈的怀抱，我们吃饭、睡觉、像吃撑了的婴儿一般打嗝，都是在这椅子里，现在终于

能够用上自己的两条腿了。我们居然不得不自己把箱子从头顶的行李舱中搬下来，被呵护了这么久之后，这点小劳动似乎都让我们感到不公平。在长途飞行之后，受到的思想冲击之一就是似乎突然一下子被粗暴地从童年驱赶到了成年。这就是我的感受，或许也是那些像我一样的人的感受。但是对于朱阿兴和像他那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受冲击的，因为在整个飞行途中他们都一直保持着成年状态，一直通过电波与 30000 英尺以下的世界进行交流。

我对北京国际机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坐落在郊区的一个黑黢黢的长方形，但是当我走进机场内部宽敞明亮的空间以后，这种印象就被戏剧性地颠覆了。我和朱阿兴走上了一部自动扶梯。当我们到了似乎悬在半空的第一个平台并走下电梯的时候，朱阿兴掏出数码相机给我照了一张相，镜头里是一个怀着忐忑心情回到自己出生之地的人。

说 中 国 话

很快，机场极其现代的建筑风格就驱散了初来乍到的不安。我似乎就是身处于费城或者巴黎。但接下来，我就注意到了一张张中国面孔和机场大喇叭上方挂着的

中文提示牌，还有最触动我的，人群里那嗡嗡作响的中国话。对我来说，能听到北京方言（旧日的官话）在身边到处响起是一件多么怪诞的事情，居然听不到英文、法文，或者更切合实际一点，广东话。如今听到广东话好像不应该是件怪事，因为如果在芝加哥或者纽约，当我挤进中国城里繁忙的街道上的时候，满耳朵听到的都是广东话。

但的确是官话！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成为一对操着英文的奇怪人士，那是我们在威斯康星时才该用到的语言。朱阿兴肯定是吃了一惊，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听我说过中文。我们沿着机场的走廊一路走着，用母语聊着天，但是我立刻就发现我们用了不同形式的第二人称。我很自然地用了我所熟悉的“你”来称呼他，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但他用的是更正式、更礼貌的“您”。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俩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异和社会行为状态上的不同：一个是美国式的随随便便，一个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

北京友谊宾馆

在出口处，《建筑师》杂志的编辑黄居正和他带来